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 第 103 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alumnisj.com.hk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陳素清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李婉蓮 • 稽核 楊志毅 • 總務 龐素貞 • 康樂 蔣貞元 黃潔英 祝佩儀

同學會報導

- 鑒於 3C 會所宴會廳週末經常爆滿，為此本會已提早預訂本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為週年聚餐日，請各校友特別留意該日，以便到時又可與各校友暢叙，詳情容後通知。
- 校本部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舉行八十六週年校慶聯歡聚餐，歡迎校友出席聚餐晚宴，共同慶祝母校八十六歲生辰，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地點：聯邦大酒樓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南光大廈五樓

費用：每位 300 元

餐券售賣地點：宏達圖書中心(水坑尾百老匯中心地庫)

餐券售賣日期：3 月 1 日至售罄止

會友隨筆

- 父親的禱文

閒來翻閱日久收藏的書、文，發現中有一篇二〇〇二年，六妹寄來她的手抄本，父親的禱文，確是一篇平實而充滿愛的文章，特重抄出來，與同學共享。

父母對兒女的愛，是與天俱來的，無可替代的。不論怎樣孝順，也只能回報父母的愛于萬一。雖云老竇養仔，仔養仔，做兒女的也有家庭照顧，不可厚非議，無論如何，內心深處，總覺對父母有所虧欠，揮之難去，若能菽水承歡，多麼好。

我是個無神論者，從不考慮身後何去何從，但對部份宗教，衷心敬仰，無私奉獻，熱心助人是他們宗教的要旨。如德蘭修女救人於生死絕望的邊沿，耐力與愛心無可限量。甚至渺小如六妹修女，在澳門及氹仔殘疾孤兒院，親眼目睹她熱愛地照顧低能弱智的兒童，親若子姪。後來又被派往國內，廣東崖西的一個小村，照顧一大群無助的，被國家忽略的痲瘋病人。除日常生活外，人手不足時，還會親手替他們清洗傷口，這全是愛心的表現。對不起，沒想到筆觸會轉到親人身上。其實只欲藉此表揚宗教的大愛，孕育出多少默默耕耘，不問成敗的工作者。

請萬能的主

使我的兒子足夠堅強，知道什麼時候他最軟弱，足夠勇敢在害怕時能自持。

使他成為勝不驕，敗不餒的人。

請使我兒子不以空想代替行動。

使他認識祢，也認識自己是知識的基石。

我祈求，不是讓他走上安逸，舒適的道路。但讓他接受困難及挑戰的磨練及刺激，讓他從中學習，在暴風雨中站起來，讓他從中學習同情失敗者。

請使我兒子心地純潔，目光遠大，使他學習指揮別人前，先學自治，使他成為一個可以瞻望將來，但不忘記過去的人。

如果他可以做到以上所說的一切，我還要祈禱上主賜給他充分的幽默感，那樣儘管他可能經常保持嚴肅，而不致過於嚴肅。賜給他謙恭，使他記住真正偉大是單純的，真正的智慧是坦誠的，真正的力量是謙和的，然後作為父親的我，才敢輕聲的說：「我這一輩子總算沒有白活。」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 挪威之旅

今次副會長下這指令，要我濫竽充數，寫一篇挪威之旅。但自忖不彈此調久矣，恐怕刊登後劣評如潮，心惴惴然不可終日。求學時期，視作文堂為畏途，因不知道題旨中心，對着題目，腦海一片渾噩，缺乏靈感，無從下筆。事實上，寫作這東西，是靠靈感，靈感一到，思潮如泉湧，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但現在年事徒增，久疏文字的鋪述，時而執筆忘字，又或因要賣弄技巧，咬文嚼字一番。在苦苦思索之餘，推敲未定，就窒礙了思潮，令行文無以為繼了。所以特此聲明，文中如有白字，文句如有不順，情理如有不通，尚望諸君包函，或予指點賜教，是所企盼。

這次挪威之行，是嚮往「北極光」這一名字的吸引。在啟程之先，報章有報道英國王子哈里偕女友專程前往觀賞，當然他的是豪華版，極盡奢華之能事，此亦是以令我滿懷期待，認為此行的選擇正確。但與此同時，南歐受到大風雪吹襲，氣溫急降至零下二十度，日本北海道亦同受風雪的欺凌，於是衍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縈繞腦際。首先是在冰天雪地的低溫下要穿著甚麼禦寒衣物？再者隨團參加一些戶外活動有沒有太大的風險，決定參與抑或放棄嘗試？這一切都是基於個人缺乏生活在極端嚴寒天氣的經驗，於是憑想像，想當然，就在動身前忙着購置裝備，由頭到腳，如只露雙眼的頭套、標榜 ICEBREAKER 的貼身內褲、厚羊毛襪、防水運動鞋、附加鞋底的冰爪等，應有盡有，擾擾攘攘了一番。

等到出發的日子，我們一行四眾，都是可領取生果金的年紀，乘飛機抵達挪威的卑爾根 Bergen。那一陣子，正落着大雨，從機場走到接駁巴士站，不消十分鐘，所以並沒有因天雨而構成重大的不便！聽說卑爾根是個多雨的地方呢！

到了郵輪碼頭，由職員核對乘客身份，交付行李，然後有個發佈會，指點提示乘客的安全措施。因為現今有了電腦、電影拍攝技術的輔助，已不用真人騷，負責去講解，大家已可從螢幕上的畫面瞭解得一清二楚。

郵輪在當日晚上十點半啟航，一路風平浪靜，沿着挪威西邊的海岸線穩定地向北前航。稽查整個航程歷時十二日，途經卅五個口岸。其中的一些口岸，停泊時間較長的，乘客便可登岸去遊覽一下市區的景色，並乘此機會舒鬆一下筋骨；停泊時間短暫的，就在裝卸貨物完成後又

再啟碇前航。事實上，郵輪的功能除了接載遊客觀光外，亦有提供給本土人士逐點跨島往來的便利，和食品貨物串流的作用。

船行第四日，通過北極圈。期間郵輪公司安排了一項活動，是設有獎品的問答遊戲，若是乘客中答對了問題便獲獎。但獎品是一勺冰粒，主持人把一勺冰粒從得獎者的衣領上倒進背脊與貼身內衣之中。在寒風凜冽的甲板上，這感受可令人倒抽一口寒氣，刻骨銘心呢！正午時分，船泊 Bodo，為了爭取時間，我們放棄了吃午餐的權益，登岸瀏覽觀光。天氣寒冷，沿途已結有薄冰，但因路面灑上粗大的砂粒，走起來也不致滑到。步行到市內，所經的街道、店舖和建築，定睛細看，似曾相識。原來我已是第二回造訪當地，舊地重遊，勾起了昔日的情景和回憶。當年我是跟隨家人一起，如今變易了遊伴；此外是旅遊的季節不同，夏冬兩季的分別，景色自然有異了！此市鎮沒有特別的景點，加上時間的限制，我們就到商場去繞行一周，覺得沒甚瞄頭，便匆匆折返輪上。回到船艙臥室，泡一壺紅茶，喫着買回來的包點，這一刻寒氣全消，十分寫意。

船行第五日，抵達 Tromso，這是沿海岸綫較大的城市。因郵輪正逐漸向北駛去，氣溫亦徐徐下降。當我憑着船舷眺望，看到所經過的島嶼都鋪上了白皚皚的積雪，觸目皆是。想到即將登岸，在已結冰的和積雪的地上行走，會易滑到，滋生意外，所以便預先在鞋底配戴上冰爪。最初質疑那冰爪只在鞋頭和鞋蹠的位置鑲上短短約三厘米的十多顆的鋼粒，可有效用嗎？但當實地試用，感覺到效果顯著，在雪地上也能灑開大步，穩步前進呢！

船行第六日，預告將可看到北極光的景緻，這也是此旅程的最重要目的。在 Tromso 停泊時，已看到中途加入的行旅，為了觀賞此景色而來。但苦候大半天，北極光的芳踪仍杳，令人懷疑此行可否如願以償？據稱此行若看不到北極光，郵輪公司將免費款待，提供另一個較短暫的觀賞北極光之旅，以作補償呢！就在進食晚餐的時候，播音室傳來哄動的訊息，指北極光正在天際顯現，於是餐廳內人頭湧動，一窩蜂似的走上甲板，爭取有利位置，舉起照相機、手機去拍攝。但是這北極光只有淡淡的一抹雲彩，沒大瞄頭，如此便結束了此旅程的重頭戲，有點令人失望。其實，坊間售賣紀念品的店舖，都有北極光的畫冊，拍攝的影像十分豐富和優美。若從欣賞的角度，在畫冊中真箇是唾手可得！但照相機捕捉到的景象是無法體現出北極光的動感和層次，它一定比不上肉眼實地觀賞。所以能吸引大量遊客的遊興，前去一睹它的風采。不過照片還是有它的價值和用處，回看的時候，會勾起很多思緒，一段段的情節浮現腦海，令人陶醉，讓人感觸。

船行第七日，上午抵達終點 Kirkenes，從 Bergen 到 Kirkenes 郵輪已走了 2463 公里。這兒接壤俄羅斯邊境，是旅遊景點之一。大家登上旅巴，到 North Cape 去。從車廂外望，沿路已鋪上厚厚的積雪。為了讓車輛安全行駛，一輛重型的剷雪車先導，剷除浮冰，三、四輛旅巴就尾隨而行。在一望無邊的雪地上，看到疏落的房舍，散佈各方，相信是供給旅遊的人租用的。隨後，我們還就地參觀了『冰之旅館』，它內設廿六個房間，每個房間有不同的冰雕圖像：人物、走獸，烏翔魚潛，都雕塑得栩栩如生，各擅勝場。而我屢次聽到中國的哈爾濱，以冰雕揚名世界，可是我都未有目睹，故此難以比較兩者的優劣。在『冰之旅館』裏遊走十多分鐘，已覺寒氣侵入，很難想像如何能在此環境下住宿一宵。也許是我孤陋寡聞，這個旅館只供瀏覽欣賞而已！在這晶瑩剔透的冰榻上躺臥，不禁使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的小龍女，練就的一身絕世武功，睡的也是這種冰雪砌成的卧塌吧！隨後我們選乘狗拉雪橇的玩意。每架雪橇最多可讓兩人乘坐，前座的人背靠着後座的雙腿之間，兩人都得伸直雙腳，兩手就緊握着雪橇的兩旁，來平衡在滑行時的搖擺顛簸。雪橇是由八頭犬隻拉動，前領的一頭，據稱是腦袋較發達、聰明、領悟力強，所以擔起領導的位置。而雪橇尾部有位置，讓訓練員站着來駕馭和指揮。每頭犬隻，在雪地上奔跑，顯得十分勇猛，而訓練員發號施令，它們都能乖巧聽從，應跑則跑，應停則停。當停下來稍息時，有的狗隻叨一口雪，好像用以解渴；有的就躺下在雪地上打滾以自娛，神態都很有趣，從而看到牠們真情的一面。坐在雪橇上，隨着地勢或積雪的傾斜度而左右搖擺，頗

擔心一下子傾側過度而翻倒，所以坐姿不敢大幅調整而感到有點僵硬，寒風迎面撲來，兩頰有割膚之痛。而平伸的雙腳，腳板披風，雖已穿上厚厚的羊毛襪，也凍得有點麻痺。這時候，便希望這雪橇能早點跑回終點去了。在整個行程表上，今日的活動可算是最豐富多采了。

坐完狗拉的雪橇車，就意味這旅程已過一半，倒方向南下返回卑爾根 Bergen 了，時間過得飛快。郵輪折返南行，天氣亦多變幻，風急浪高，船隻搖擺不定，左右搖晃，令人感到暈眩，很不好受。

船行第十日，晚上舉行 Farewell Party，意味着旅程已近尾聲。郵輪上全體職員，包括船長、駕駛室的工作人員，廚師和侍應，齊齊亮相，乘客們也不吝嗇報以熱烈的掌聲，以表謝意。當晚的菜式頗令人滿意，頭盤有烟燻三文魚和魚籽，主菜是燒牛肉佐以焗薯仔，尾食是合桃蛋糕，非常豐富。而全程的熱烈氣氛，令人感動。尤其是多日來接觸較多的那些侍應，已熟悉到三兩個。我覺得西方人比起我們中國人來得坦誠和親切，沒有很多中國人的那種勢利和俗氣！十多天的『同舟共濟』，此刻離別在即，不難有點傷感。

我是個愛畫的人，看到郵輪梯級通道的牆上，掛滿了一些畫作，它描繪郵輪上的人生百態，航行途中的晨光和暮色，雖然是簡單的綫條、着色，都顯得層次分明，充滿動感，神態躍然紙上，被它深深的吸引了，真的百看不厭。當郵輪停泊在 Lofoten 時，我們登岸閒逛，發現一畫廊，入內參觀，竟然就是郵輪扶梯牆上懸掛的畫作，這些出色的作品都複印製成明信片。於是我孜孜地選了十多張，還邀得那位畫家 Dagfinn Bakke 的親筆簽名呢！可算是意外收獲。從這畫家的得道成名，而創立畫廊，推銷自己的作品，符合經濟效益，雖說是有點市儈味，但憑藉自信和特立的功力，也可有一番成就。所謂『行行出狀元』，只要是行內的翹楚，自能領導潮流，令人追捧！

挪威的冬日，日短夜長，早上九點多仍不見太陽露臉，當稍見天色微明，不旋踵，陽光又消失了，黑夜重臨。所以每到一站，大多是摸黑觀賞當地的景物，看不清廬山真面目。但夜景的美，又是另一番景象，喜愛與否？就要視乎當事人那刻的心境去批判了。

船行第十二日，下午二時許，郵輪重泊 Bergen 的碼頭，為期十二天的旅程，至此劃上句號。十多天在輪上混熟了的一些同種，同文，同語言的國人，此刻揮手道別，說聲珍重再見！

（潘偉南）

註：

潘偉南是我的表兄，多年前已是校友會會員。他在聖若瑟就讀中學時與校友楊慶雲及游強基同級，後轉往香港入讀柏立基師範學院，執教郊區官校數年，再轉往英國倫敦營商，現已退休，弄孫為樂，在倫敦過着悠閑的生活。

惟其是退休，才有時間相約結伴同遊，雖云表兄未有執筆多年，然而我這表妹卻堅持要他老調重彈，故有以上文章。

潘偉南曾言，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各校友如有時間，請多執筆投稿，以增進同學間之感情，及對各樣新鮮事物的興趣。

（忠社 林慧儀）